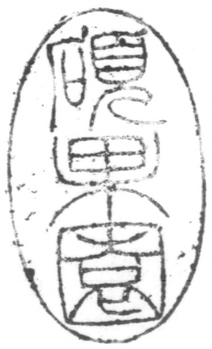

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
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
橋壬子張方襲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于苦山丁
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門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
清水爲壘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　帝旋軍城東丙
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
者萬計　石超進逼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
未敗牽秀于東陽門外大將軍顒遣將軍馬咸助
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
王瑚使數千騎擊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
輸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

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初宦人孟玖
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左長史
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
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
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
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豎奴
能作督不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
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
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
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
秦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悵下督陽平公飾等
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
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彊弱異勢庸人猶知
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殲下用之太過北
士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
帽與秀相見爲戲辭頗既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
聞乎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
酒耽及孫拯皆下獄記室江統陳留蔡克潁川蔡
嵩等上疏以爲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尸
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證驗
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二日蔡
克入至穎前叩頭沉血曰雲爲孟玖所怨遠近莫

不聞今果見殺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
十人流涕固請穎憫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穎入
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
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誣
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吾兄弟世
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既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
之乎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爲拯辭穎既
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人
忠不能窮此姦遂責拯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寧意二
人詣獄明拯寃拯辭言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
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

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天尉[illegible]帝攻張方方立
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
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者
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公[illegible]玖更以前作壘出其不意此
奇策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
穀以足軍食又既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
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乂穎兄弟可辭說
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
居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
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自則引兵還鄴乂不可穎
遣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堰水碓皆涸乃發王公

婢手春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徵者男子十三已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騎跋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驃騎主溥范陽祖逖言於人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爲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虎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使能兵敷皇甫重進軍討顒高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商殺之

永興元年春正月長沙厲王乂屢與人將軍[illegible]破之[illegible]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慮秦上之禮城中饉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宮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萬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郎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爲之流涕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鎮于鄴詔以穎爲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右超等帥兵五萬屯

十二城門殿中宿所見者頴皆殺之悉代去宿衛
兵表盧志爲中書監留鄴以署丞相府事　河間
王顒頓軍於鄭爲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鎮渭
城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時夔兵敗顒懼退入長
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
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劉沈渡渭而軍與顒
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衛博功曹皇甫澹以精
甲五千龍袁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會
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
沈丘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郭傳夜擊之
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

惠輕君臣之義吾恥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吾
羽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茹醯之戮其甘如
荠顒怒鞭之而後賢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爲
沈畫計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
人王得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爲右衛司馬
二月乙酉丞相頴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
廢皇太子覃爲清河王　三月河間王顒表請立
丞相頴爲太弟戊申詔以頴爲皇太弟都督中外
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
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前
太傅劉寔爲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太弟頴僭

後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及長沙王故將上官已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入殿中戒嚴討潁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衛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潁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潁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潁奉乘輿潁怒曰卿名曉事却身事孤今主上爲羣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二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天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憮然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潁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勿浣也陳眕上官已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藏弭下邳徐

州都督東平王林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子穎以越
兄弟宗室之望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參軍將軍
孫惠上書勸越邀結藩方同奬王室越以惠爲記
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荀藩范陽王虓虓
承制以勝行兗州刺史　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
倫也安北將軍王浚據兩端禁所部士民不
得赴三王而募太弟穎欲言之而未能浚心亦欲
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
與烏桓單于審廬謀浚將劉載泉因而圖
之會公孫邃南出六軍屯溫水不果而還審廬以爲浚
天助[illegible]浚與審廬登[illegible]兵約[illegible]州[illegible]

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嘗兵勝起之
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
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兵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
浚及石超擊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
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
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敷
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
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諸關
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
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會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還國

丞相從事中郎王澄發孟珙效利事勸大王穎誅之穎從之　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顧遣右將軍馮嵩太宰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車已入鄴因命方穎洛陽士官已與別將苦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詮奔許昌已願出走方入洛陽詮奔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下車扶止之復遣詮奔后初太弟穎妻公孫氏方嬖王劉淵為冠軍將軍在鄴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聰右賢王宣等皆以淵為大單于（見劉元海傳）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公鎮跋尾宋（晉書作忠非宿衛及近親士大夫能信也請遣諸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人東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徵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願殿下撫勉士衆請以鎮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旨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會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為鹿蠡王遣左於陸王

宏帥精騎五千會潁將王釋拒東嬴公騰釋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爲前鋒敗石超於平棘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潁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太妃戀鄴不欲去潁狐疑未決俄而衆潰潁遂與志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賞之於是中黃門帝被食以瓦盆至溫縣詔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上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大弟潁至朝歌不及浚還蒯以餘里多掠人婦女命有敢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　劉淵聞大弟潁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爲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効哉宣

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帝既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太弟穎不得復預事豫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太宰宜委以腹心右之任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張方爲國効節而不達變通未即西還宜遣還郡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王浚有定社稷之勳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蔽藩屏皇家則陛下垂拱四海公曰臣等張方在洛陽久不剋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富意議欲奉

帝還都長安惡書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乃請帝詣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衛單少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今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去帳爲馬帳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惡毒之聲百年猶存何忍襲之乃止帝停方壘三

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王戎出
霸郟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
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爲宮唯尚書
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等在洛陽爲留
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藻帛之子也丙午留臺大
赦改元復爲永安辛丑復立羊后羊氏　十二月丁
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藩更立豫章王熾爲皇
太弟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在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
晏材質庸下熾沖素好學立以太宰顒立之詔以司
空越爲太傅與顒交輔帝宗王戎參錄朝政又以
[illegible]大夫王衍爲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爲鎮南

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平王郗權爲北
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鎮郯百官各還本職公卿
郡國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
改元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既去鄴越使模鎮之
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至獲
安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
軍事張方爲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
二年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游楷等攻皇甫重累
年不能克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
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
殿中人楊篇詐稱越命逆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

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入駕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呂自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重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爲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爲秦州刺史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徐州都督楙自爲兗州刺史詔即遣使者劉虎授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茹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羣盜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名藩攻陷郡

縣殺二千石長史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
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
擊藩走之　八月司空越以琅琊王睿爲平東將
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
以軍事越帥甲卒三萬西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
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刺史
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
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藩爲淮北護軍劉
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示兵
威討遣其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　兵
衆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

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
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
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穎起兵　衣穎爲鎮
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爲
魏郡太守隨穎鎮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
呂朗屯洛陽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
不從會得劉喬上事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
脅范陽王虓造構凶逆其令鎮南大將軍劉弘平
南將軍彭城王釋征東大將軍劉準各勒所統與
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
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魯王覽之孫也

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樓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郎將王闡等據河橋爲劉喬繼援進喬鎮東將軍假節劉弘遣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illegible]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illegible]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毒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太宰顒方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其言喬乘虛襲許破之劉弘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毋爲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爲督護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

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爲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

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顒怒遣呂朗收轘轘轘轘
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十二月
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劉琨說
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虓領冀
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王
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
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
平王楙於廩丘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
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犇平氏司空越進屯
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
驅

光熙元年　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有寵於司
空越播從弟右衛率脩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
起兵遣播脩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
陝為伯顒素信重播兄弟即欲從之張方自以罪
重恐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
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柰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
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
從猶豫未決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為帳
下督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顒曰張
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
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脩復說顒宜急斬

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爲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爲安定太守送方頭於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胄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聞顒已並山東和親留不動故進呂朗也滎陽劉琨以張方

首示之遂降甲子司空越遣初弘宋胄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以周馥爲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　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爲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既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刀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犇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以太弟太保梁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

后辛未大赦改元　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至鄴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北馮翊顒長史楊腾詐稱顒命使秀罷兵腾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　八月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沛陽王虓爲司空鎮鄴平昌公模爲鎮東大將軍鎮許昌王浚爲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越以吏部郎潁川庾敳爲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黃門侍郎河南郭象爲主簿潘滂爲長史阮脩爲行參軍謝鯤爲掾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勸作亂欲迎穎爲主治中順陽郭舒奉弘子璠以討勸斬之部南中郎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赴公師藩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南

陽王　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鄴人所附愛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太傅越召志爲軍諮祭酒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賦也近則汚人及至越疎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書越頓膝酬接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謀越遣其弟琨鎮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越表琨爲并州刺史以東燕三勝爲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軍鎮鄴　十一月己巳

愍帝食麪中毒庚午崩于平陽殺羊后自以於太弟臧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即露板馳告太弟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閤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爲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十二月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爲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

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劉琨至上
黨東燕王騰即自并陘東下時并州饑饉數爲胡
寇所掠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
祁濟李子惲薄盛等及吉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
冀州號爲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
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
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
集
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東萊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
征東大將軍攻陷二石大傅越以公車令東海
萊蕪爲本郡太守以討彌彌擊殺之　三月
追復楊太后等號丁卯改葬之謚曰武皇后
立清河王詮爲皇太子辛未大赦
帝親臨太政留心庶事大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
辰越出鎮許昌　以晉陵王略爲征南大將軍都
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南陽王模爲征西大將軍
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鎮長安東海王騰爲
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鎮鄴　公師藩
既死汲桑逃還苑中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
軍聲言爲成都王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鄉輒克
署勒掃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
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

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一丈尺以是人不爲用壬
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
奔將爲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載之車中
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欠旬日不滅殺士民萬
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西擊兗州太傅越大懼
使荀晞及將軍王讚等討之　石勒與荀晞等相
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
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爲晞聲援　己未
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
鎮建業　八月己亥朔荀晞擊汲桑於東武
陽大破之桑退保清淵　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
建業居昏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事無
咨焉虞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
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威儀
甚盛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
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
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要
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
軍司加散騎常侍九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
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爲舍人
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會稽孔衍爲參軍皆
之子閩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

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三
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
絶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
石勒收餘衆將犇漢冀州刺史丁紹邀之於赤橋
又破之又奪馬牧勒犇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荀
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兖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董
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胡部大張翻督馮莫突
擁衆數千壁于上黨黑石勒往從之因說翻督等
劉單干毒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
乎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
已受單于官爵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

翻督等以爲然冬十月翻督等隨勒單于歸漢漢
王淵署翻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
輔漢將軍王以統之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
千壁于繁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往奔
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
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說伏
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甚爲主
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
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
十一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爲征北將軍鎮
鄴乙亥以王衍爲司徒　十二月戊寅乞活田

甄田蘭澄盛等起兵爲新蔡王騰復讎斬汲桑于樂陵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前北軍中侯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并堂結爲兄弟司馬潘洽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今勸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潘衛本朝此所謂爲之於未亂者也越以爲然癸卯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并諸軍事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

徐雷事領青州刺史公越晞由是有隙

初陽平劉靈少負氣力走及奔馬時人異之莫能與也靈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爲苟純所敗靈亦爲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漢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爲平北將軍純晞之弟也

二年春正月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輔漢將軍曜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　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從鎮鄄城　王彌收集二十散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

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衛京師涼州刺史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于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行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彌走河內與王桑自轘關如平昌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誅暴之館拂席洗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侍中特進以桑為驃騎侍郎　北宮純等與漢兵聰戰於河東敗之

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昌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　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城徙屯濮陽未幾又徙屯滎陽　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盾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蕭子憲梧之子也　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立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為軍

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滿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

三月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illegible]令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illegible]並參機密疑疑朝臣貳於己劉隗[illegible]

泊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丁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亟乎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

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丁卯詔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
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
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
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
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
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
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
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
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
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　夏漢
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
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
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逮明爲爪牙并州諸胡
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
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
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劒詣軍門大
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
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
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楊六州諸軍
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
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

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曜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秋八月漢主淵命樊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自之北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樊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丑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

夫傳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
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
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
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
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
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
乃召聰等還　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
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
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皆燒城邑
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
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
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
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
倉垣　十二月漢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
軍東徇青州

四年春正月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
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
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
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秋七月漢楚王
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
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
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

以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
塢主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　己卯漢主淵卒
九月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冒遣還鄉里流民以
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
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
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嶷京兆侯脫各聚衆
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
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十月漢河內
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
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華侯邈于澠池遂長驅
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皋關
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
津　京師饑困日甚大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
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
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
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湼陽爲王如所敗
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
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沔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
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
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
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
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

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蓋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區宇可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餘人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軍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揔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行爲軍司朝臣素望悉爲佐吏名臣所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歲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曰知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表之弄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兵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二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退保壽城　初帝以王彌有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

帥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
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五年春正月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犇高平
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渡河寇江夏拔之使揚
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犇項新蔡
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　二月石勒
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
將軍王康　東海孝獻王越既與苟晞有隙河南
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
罪陽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
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
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
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遣
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皐間伺之累獲
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
兗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
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
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祕不
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
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
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
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爲縣王以

苟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萬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六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輩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著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四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禍敗之由

王衍色儼然顧問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犇下邳李惲犇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

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荀藩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平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劫盜得穀麥獻之帝

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庾亮如故　漢王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

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岷敞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官百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illegible]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群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皐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

瑕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帥群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

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絙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籍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處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戰敗遂降於漢九月河內王粲殺模關中四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

者自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
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
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
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
晞頸以爲左司馬漢王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
外相親而內相忌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
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
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
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
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已吾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
衆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勒書言公
無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
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
襲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
而還走于葛陂　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
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東護軍金
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
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
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
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
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
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

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述等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謝鯤相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歎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豈弱如此乎顗曰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營東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野蓋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

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春正月漢鎮北將軍蘄沖平北將軍卜珝冠并州辛未圍晉陽　二月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佳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及死者六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侯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皆明各將兵分道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妻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豎將之計也谷賜鎧甲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二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巨泰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

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
進退無地乎勒據袂致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刀膺
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戍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
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還
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
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
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後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
擊退還壽春　漢王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
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
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
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
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
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
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靳睦陛下何
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
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
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
遣使持節斬沖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
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
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
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
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

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濟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十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羇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票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邵鄧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言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

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校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王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聳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王二公令狐泥

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曜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　辛巳賈正公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爲太子詹事揔攝百揆加賈正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　冬十月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

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虜衆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謐誌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彭天護攻賈疋殺之閻鼎殺梁綜麴允索綝等攻鼎鼎犇雍爲氐所殺

愍帝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

害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
足爲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
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夏四月丙午懷
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
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録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
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
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
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
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
明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黄
城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漢劉漢太原
丘三臺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
撫之又以石虎代豹鎮鄴　五月壬辰以琅邪
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
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
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
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
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
克成元勲　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六月劉琨與
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
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馬

內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秉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參軍丹楊張闓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　九月漢中山王曜趙

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冬十月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二年夏五月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

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耶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耶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放河内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默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去默遂帥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阪　秋趙汲公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

三年春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夏六月漢大司馬曜攻上黨秋八月

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阪

九月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繞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犇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八月漢大司馬
逼長安　九月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
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
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
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
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
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以自固內
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
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
有麴數十麴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
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
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
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
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
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
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　六十五年未嘗以詭計
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
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
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
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
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
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

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
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
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
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
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
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
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
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中皆爲
曜所殺華輯犇南山　于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
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
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
姓與能太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出異圖
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亨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
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
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
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
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
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
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

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
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
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
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
以虛蕩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
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
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
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伏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
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實情慝生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

子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貴者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
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妻殿父兄
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灋刑政於此大壞國
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
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
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
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
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
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

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以彊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埶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復取之矣　十二月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二無所問

元帝建武元年春正月宋哲犇江東二月辛巳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月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仍以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鎮廣陵以西陽王羕爲太保

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爲譙王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爲大將軍江州牧楊州刺史王導爲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丞相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爲吏部尚書軍諮祭酒賀循爲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爲尚書司直劉隗爲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爲中書舍人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郎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王導以敦統六州當中外都督賀循以老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爲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事制刁協公直

朝儀舊事賀循悉出焉宗廟禮儀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夏六月丙午[illegible]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爲之交合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幽州刺史王浚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王不許　冬十一月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

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潰

愍帝成愍帝遇害於平陽粲遣雅生攻洛陽

陽城山

大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

君盧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紀瞻曰晉氏喪紀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爲逆天時違人事大執一去不可復還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

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丙辰王郎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等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十二